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一目録

書

答蔣道林丙辰
寄尹道輿丙辰
答友人丙辰
別蔡可泉丁未
答郭平川庚戌
答劉月川戊申
答胡青厓丙辰
答門人問學甲寅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甲寅
與王龍谿丙辰
答萬曰忠二巳未
復東廓公丁未
答王敬所丁巳
答董生丙辰
寄王龍谿丙辰
答董蓉山丙辰
答同志甲寅
答戚生辛亥

答戴伯常 丙辰
答成井居 甲寅
答雙江公 丁未
答王西石 戊申
寄雙江公 乙卯
與蕭雲皐 己未
答趙浚谷 癸卯
答李子 丁未
寄雙江公 己酉
答友人論學 辛丑
與李石麓 丙辰
答項甌東 辛亥
答翁見海 乙巳
與靳兩城 丁未
答王敬所 丁巳
答周洞巖 丙辰
答唐荆川 甲辰
答何善山 丁未
答薛畏齋 壬寅
答戚南玄 二壬寅

書

答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第於言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未幾入深山靜僻絶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内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

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淪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瞑吾之心而天地不逸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中虛而能旁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盡已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

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況於學絶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於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奥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其視夫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說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書冊所載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趨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千百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於余獨不解前之未快於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於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

許又烏足稱爲離合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學將以別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而能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事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覷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於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端緒同異所由辨也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間隔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此執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如何哉所恨年來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事否尹道輿行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面質無從願各珍重

寄尹道輿

改歲欲謝絕人事嘿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待盡人之心始有結果處冬來與子良每商量至此

輒恨不得與道輿共之學問蹊徑似有可着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爲力稍易道輿居官與打坐雖動靜二境不同却好操練存習若操存熟便與打坐者相似精神自散漫不得時時有幹當處矣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爲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篇稍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霸之分與尋常講究是非理道迥是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或至踈脫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絶不見有一人

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嘆美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似出於天之誘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的道理能有諸已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也萬里通書既不易得故不復以寒暄爲勤渠珍重自任

答友人

前獲來書知與友人寃竟此學既敬悅之又糾正之且憫悼之愛人之誠與衛道之切並行不悖視世之持勝心任習氣主於攻擊摧創無復含蓄煦育者大不侔矣嘆仰嘆仰鄙人近日亦有深懲於此者試一質之竊以爲學術之明不在言說之直諒而在躬行之觀磨朋友之盖誠密實矣不言而信千里應之耻躬弗逮蔵辨於訥固不至如來書所憂云云也子不云乎忠告善道不可則止此非有隱乎爾彼此相長則入之者深故聞言而悅回非助我其教之不倦者由其學之不厭故也此猶自夫子與朋友言之爾大舜聖人也當時耕稼陶漁之徒即使迴異於今人亦豈能有加於聖人者大舜不以其身爲耕稼陶漁之師而皆取諸耕

稼陶漁之徒以爲善耕稼陶漁且然其於朋友可知矣此猶自大舜與人言之爾當其居深山之中精神意態一無以異於野人以其無異於野人觀之則亦何嘗有片善寸長自執於已而足以加於人者乎惟其聞善言見善行而此中畧無凝滯若江河之沛然容言之爾當其沛然所謂舍已從人隱惡揚善之時也此亦何暇暖暖於彼此是非之辨而自覺其有異然後乃異於野人也此亦自孟子深知其心爲之形於野人矣乎野人且然其於朋友可知矣是何也執中而用者謂其能以虛受人非擇合而受執有不化者可幾也彼内無所主隨言靡順固未可以語此矣言說歸一猶不免於人已之別亦豈得爲虛受哉今使甲語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乙語甲曰吾不能從甲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夫中無定體非可言說甲不能信乙之爲中猶乙不能斷甲之非中也甲一亦是非乙一亦是非安知其不以執已爲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其不在於用人之中哉使中而可以言說則不必田能擇之也使中而無所得失則不必田能擇之而既得之又須拳拳服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中而又能用人之中即可許其如舜否歟知其未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得之又服膺之如田否歟象山有言敬仲說一某不

說一某常歲他當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古人不貴言說且病執言說者無益有害固莫若躬行密實使人相觀者之爲得也象山箴敬仲矣鵝湖之會後人疵之非謂陸之言說未歸一也爲其勝心習氣猶有未化即非德性之用烏在其能尊之也故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致其終屈於己也夫通天下爲一身與萬物爲一體視在人者猶其在己故善則亟揚之惡則亟掩之其情通故其感速理固然也苟誘其善矣而不免好臣其所教聞者其能以不恥乎苟挾其過矣而未能無有於作惡聞者其能以不憤乎彼憤而恥者誠卑矣吾固進之又動其憤恥以阻其入譬之愛身者之於癰疽也將不顧其痛楚毒其體而割裂之乎亦將從容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跡疑似之間傳述影響之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微辭曲譬共成其美衆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言之也其或違已之責望而遂忿疾於頑防人之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揣騰論列載之簡書雖出於愛人無已之心然使人人擾爲斷紊指其舊瑕掩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之意又如何也數年以來朋友凋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

諸君子培養者不小非積誠潛移之未有合并光復之期也偶感高論自悔往愆不覺冗贅惟執事正而教之

別蔡可泉

弟與兄號爲同袍者一十九年而未嘗一日相聚比者劒江一日之聚意繼是或可一再見遂輕爲別不謂當遂去也劒江一日之聚蓋嘗期之於三年之前繼是而一日之聚不知何地恐爲期不止於三年而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間書問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盡問難而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說發膏肓微隱求爲抶藥知其難也古人有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彼得其精微者且爾況於迷謬者哉雖然病甚者之於醫惟其未有是人耳苟有之雖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越數千百里意固懇懇不置也況於書問可通則雖隱癖之故不能窺痛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瘥必且寓之言矣矧來書自欺之謂乃明醫已試之藥直須病者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弟之妄意於此學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幾其可免於是病也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

惡而可耻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
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
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
可惡可耻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
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爲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
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容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
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酖而自以爲神
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
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於乎以是爲學雖日有
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
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
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
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
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
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
餘瘡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
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
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
戚至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
忘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此其人
之智愚能否爲何如哉孟子之所謂哀哉非過甚語
也於此不一動心悵然自失者無足論矣有所動而

舊習之搖將信將疑此生死之辨也於此憤發決裂而不復他顧直就舊習反之而不悱其難不畏其阻煅煉磨擦期於自立此更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漸明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援此生理之初復也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爲失我自非僞毀者何施是則生烏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一念之誠亦欲指此爲歸願兄共與勉之脫此病苦來諭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諱而兄不吝口兄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信疑相半可知也夫過由心作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未形者也雖然既已託爲命矣其能反而攻之乎此言之不可以已也而其自攻與否人固不得而與力視所安何如耳弟惜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別於將來同袍之義未嘗少盡是以不復遜讓縱言求正倘不以爲誰而謂其或有所中時報以言而督責之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未有發者存故謂之良

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惻怛傷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强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心不牿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强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已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烟烟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窮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忘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

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
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
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
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
達此殊有所未解也

答劉月川

龍華鼇聚終以人事紛挐未得靜對別後輒復有戀
戀也來書具見忠實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
以入道僕平日不敢持多言聒人大抵向人口澁緣
自已未有真得又懼騰口翻爲世俗作障邇來覺得
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發
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
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爲人口實阻人
嚮往罪戾大矣故凡會友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
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世未有爲其事而能去友
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
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
田互遂成避忌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靜嘿實
修隱微內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户始爲慎
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酬應盡斥言
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力行是孔門第一義
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

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非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已之學也故戒愼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洋溢之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要在默坐澄心耳目之雜不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是覿面相見也

荅胡青崖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工節次與所經嘗者未嘗細扣近過玄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携安能爲謀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爲有識者所嗤乎於是獨卧蓬窓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今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爲報復愧學未成

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士之盛心躊躇自顧又不獨徘
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後
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
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
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
所論耻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
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剉
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
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
此今歲體會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
知本無內外今人未經磨剉却都在逐外一邊走透
精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邊執着脫
此兩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裏有安頓人此
非收斂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揮
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
明白顯露以為一快俟脫稿請正白鹿之聚所謂嘉
惠茲士盛心果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
人也夫學之在已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
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
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況士人乎精神感
召有不待言說而疊疊焉者此則誠動於此而機動
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也執事

其務近裡俾有薰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於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爲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之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慷抱

答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腊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狠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承示咸卦要其歸于咸脢與艮背相似志未當云心無私係此正艮背之義生何足以辨此前書有斷來章之戒又念執事之取善無已不可無對夫易變易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爲卦不相假借其爲爻不可混淆蓋心之變無窮則其辭亦無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雖聖人復出不能盡也艮何以言背也言乎陽止于上而內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內外敵應非不應也相與於無相與應而敵矣是艮背之說也卷

夫咸脢異於是咸言感也象曰以虛受人感之正也貞吉悔亡是也咸脢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墮於靜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靜皆非虛也失其正焉耳咸脢何以無悔也寂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以通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得其本萬事理於感也何有故艮背也者無我無人敵應也咸脢也者是內非外絕應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脢不可以言咸言各有當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脢脢猶可以言艮也如曰咸其背背非可感之物猶夫脢也知脢不可咸

之義而後學始不偏何也良其體感其用體用不離非言可判也良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內爲是而曰不獲其身不以外爲非而曰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夫固可以感也故其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舍思而言不出位非訓矣咸言虛矣必曰受人脢非受人者也舍受人而言虛非訓矣故夫以咸脢爲良背者離體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之不動心是也體在用中無爲而無不爲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體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爲脢而已無問其爲咸與否也猶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無問其有思與否也夫求咸於脢不猶索照於反鑑乎聖人不爲也將曰二氏得之則佛老之作用別矣佛近於儒其爲言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所無住心未嘗兩言之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靜爲戒每語必曰道能應物余始聞而愧之彼非主於應物者也而拳拳以應物言乃知儒異於禪未易言也畧不檃括遂爾嘵嘵

與王龍谿

來諭靈知徹動靜聖賢經綸無所倚真血脉路數言甚切弟只玩味易中良背不獲身不見人一路却不是分別動靜亦不是有倚亦不是息緣住靜此中又

安得凡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昨王濟甫書來亦言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際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了手話惟恐爲工夫束縛今住靜者誰歟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歟徃徃聞用工話輒生詫訝相沿相習更無止泊弟又不復開口向人只覺心不安耳死水源泉之喻甚切却是執境話真知良背源泉中自然安流常如止水經綸與二氏不同弟已勘破今更不向此輩口中拾唾兄亦當戒之但欲似兄圓融活潑信手拈來無非本色又似高禪路徑與千聖經綸所謂坐以待旦不敢暇逸者殊科弟本是鈍根下喆望此殊非易至如所謂眼前所得非究竟處又極的確曉曉之說亦當於靈知自生分別寧容走透有走透知便不靈他人難下口也

答萬曰忠

秋來涼潦氣候不齊蓬跣一室未堪酬應然扣戶入者紛如却不似盛暑中反優逸也正擬數時得相對憶楓潭翁歸省且入楚矣使書來不中所料馳想可

知書中致疑皆實力合併非漫說理道所謂機栝豈
已得而言之耶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
處白沙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耶念
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栝者耳此
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體自不應有此
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處此處常作主宰
是一生不了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真作得
主宰定感動時變換是把捉大緊故有厭動之病此
失之於動未可疑於靜也時時覺之便又是此物分
曉處一属操持即入把捉此處正好調停求其至當
未可畏其難操持并動靜皆作疑也合并不來只是
未久如服藥人藥力未至不須疑病淺深曰忠力量
不小識得病根何事不了此處總難問人人言總難
着病自病自痛自藥自得力也諸疑答如別幅餘俟
面時盡之

又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疑之尤難絶利一源用
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爲他
途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爲心
役心不自主樂事趣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寡也象
山立大之論於疑聚處殺有地步故議論雖若近於
振揚而離此不遠今人質非粹美加之泛愛多岐廬

美易蝕精華稍涉影響便思發露以此希聖不亦難乎閏月靜卧洞中頗辨半生根祟誓當從此畢力不復他移與曰忠言之期共登途無徒望洋生嘆也

復東廓公

留石室數日得對清温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說解釋令人不忍別也所聞諸語一一無疑克已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已之已即由已之已亦即已私之已莫非已也稍不能忘便屬已私故已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已惟夫子然後能無我非顏子承當克已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特不盡夫子之學亦於文義不完夫子嘗言脩已以敬即是克已之意使不忘有我即脩已亦只成就一個私意豈能安人安百姓哉但謂由已之已更無私意可克却又微涉執着俱不類當下本色話矣先生謂如何仲弓持養與顏子復禮先儒提開作乾道坤道二項看却是緊要語前相對時衆言紛紛先生亦未直指豈以言有時會耶凡此皆不敢以文義煩瀆恐孔門脉路有當辨者乞指示之重幣推奬大過不覺汗顏

答王敬所

卧病野舍使書遠貽加之不肖髫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冀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說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

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趨遠役者入于迷肆東奔西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酬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改圖而疾病纏裹天若柱楷此烏可以辱盛意哉拜賜拜教且以心謝惟報事銳意斯文振衰起廢必有相應於不言者蓋精神之感孚勝於言語之諄復和粹之融液深於法制之詳密獾游浸漬使人鼓舞而不自知乃所以爲道化至於講究聚會雖不可少先後輕重君子自有節度非不肖所能窺也濂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翕然風動其機蓋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未易以歲計又況故跡不易襲也舍講究聚會固無以約其渙散操進退予奪之柄而勸懲之乃法制所得爲執事身又爲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不肖窮伏下風道揚餘隱絃誦味嘆以畢餘生幸甚幸甚支離其形强以非任是益其罪也惟亮之

答董生

日者區區所言乃千古聖賢體統匡廓平甫能記憶人心足見不忽獨不記云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一句乎知默默一室中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辨在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此等處却非一言可盡平甫且辨個是了得天下萬物無有分辨無

有界限平甫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
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
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默識默識非細事非易
能也舍巳田而芸人田聖人以為病今人以為勇吾
不知其說矣試有得後彼此兩證之別後水至室廬
蕩然無存百不足恤獨病體遭此勞頓幾於不支今
僦居野舍瞑坐待盡更不知此身何歸吾家何在天
為盡出真靜景象敢不敬承之

寄王龍谿

前後書中間似大分析亦以近來見得友朋聞主靜
語便掉頭失笑聞超脫自然流行語便是知巳巳而
細察掉頭者或多失枝落節為人指目稍為人所信
向必皆沉實人乃知彼非作僞為議論所誤不量巳
力而謬張主其說以為真得故也弟往年恍惚於操
持正受此病今真見得此病流注不細故每每言之
譬之患病者見將來流注不已其勤懇有言或不為
明醫厭憎兄必亮之矣荅道林書乃出近來鄙見難
向人開口此件我　朝惟陽明公一人悟得行得故
暗室屋漏不敢自欺乃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輕
棄其身與凡心俗態終始不辨雖終日奔走四方號
於衆而提撕之皆所謂塗生民耳目此等語意恨無
從與兄面盡之年來見得同志頹靡未嘗卓然以斯

道自命謂之混俗則有餘謂之立教則未也孔孟事業恐終無人理會斯道之傳兄自謂如何凡泄泄然不甚緊要皆謂無志覺得有病不能受藥皆謂自暴弟日與死爲隣追思少年一段苦心竟無成就誠有不瞑目者然況觀同志亦復皆然兄若泄泄然則終已矣斯道殆而可不悲哉亦愈哉

答董蓉山

主靜立極濂溪嘗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懼於不睹不聞子思嘗言之矣不睹不聞靜也微而隱而見焉顯焉非不動也此無欲之體無極之真大易所由以生生非有物以爲之根原靜爲動根靜在動中故也此即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者也故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彼得意而忘言故不執言而直顯其意若此兄所引動靜一原顯微無間是也而指以靜爲時動時靜則淺之爲靜矣易言顯也見也凡天地之交錯變易日用之酬應作止皆易也皆動也而其根本靜本於無極此即所謂根原也兄恐其執靜一偏而不識此根原誠可憂矣雖然動靜兩言未有能實明之者果明之則靜之一言盡之矣不必兼之以動而後爲完具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

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此其大畧也至其所指無欲與所以至於無欲之機非面面相臨言固不能窮也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而今主於靜焉爲偏矣何以動應此恐執言而或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若於知識中認得幽閒暇逸者以爲根原却不免於識情有所去取此豈特非陽明公之本旨近日生且非之矣兄謂如何

答同志

遊記所書乃庚戌春中漫筆當時雖擾一時所見尚落言詮所謂法華轉也大段此件須於用工久之自有覺悟至於有悟自我知之自我言之難以盡語之人即語之亦不過因言寓意若其端的非功與已齊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故所指諸公二書往日讀之輒有是非今日讀之兩難措口以其猶有言詮故也莊子有言有以爲有物者矣有以爲未始有物者矣有以爲未始有未始有物者矣此善狀人之進也故學有所進則見有所移苟執以爲道果在

是皆障也良知之無分於動靜舍知覺精神無所謂良知今之學者孰不知之至實有見於動靜之間而能辨知覺精神之斂散者有幾即使歸靜斂實一意內顧尚有厭煩喜靜之疑又況隨感發知任意流動以爲吾之良知本無所分則亦未嘗有所喪失其亦誣矣前避囂玉笥山反覆定性書於自私二字頗有省發吾輩用功未切實與作用不應良知者皆此物作祟耳知其爲祟從寡以至於無此宋儒嘗言之明道固異是也直令人擴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矣夫以憧憧往來之境而遽令其擴然順應奚啻什百之於千萬不已闊畧高遠矣乎顧人覺悟如何耳譬之於射人力强弱不齊其的不可得而改也答橫渠則惡其絕外物見學者靜坐則嘆其善學彼非以靜爲教也而言固若此然則欲得明道之意果可求以言詮否耶

答戚生

老宋來得昆仲書戀戀有相慕意且悔向來同聚時漫過此甚是好消息慰甚今世子弟輩恨無賢父兄爲之儀刑且驅之善爲之儀刑且驅之矣所患恃其聰明以知解自是無謙謙受益之誠故雖有賢父兄爲明師良友翻足爲長傲遂非之資無益也來書所言若此其將免於是病矣乎豈不爲慰雖然特

承遣使不遠千里舍此更不吐實不為自負此心耶
故不復避忌言之來書謂悔毘陵錯過不能竭盡請
益此善言也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耶抑指已身
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內過區區數倍者何可勝數
自應隨地求之隨問隨足無俟於悔且恨也若指已
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責而
責人則有是已非人之見存於胸臆當下對境不免
為受益之累已是邪魔作祟尚不自知又欲向人乞
求符水鮮不為邪魔斷送矣此病惟聰明能知解者
特甚共他篤實者便自可免由是言之區區辱相慕
者將又不為邪魔賓耶此區區所自懼也人之是已
非人者其所見常近高明則足以安
其身而又可以形人之短宜其不自責而責人也來
書既悔錯過於毘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承尊
君骨肉之愛而毘仲又復推其一日之長故指其病
痛言之然卻不得見此輒有面赤追悔作書之念此
念起即為邪魔知此念作祟奮然悔恨斷在必改即
是降魔符水推而至於好高使氣先人妨俗皆能悔

恨即是常竭毘陵得師友日矣如何如何

答戴伯常

楚中習靜入山得疾冒暑言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發尹子所帶手書拳拳下問於不肖所謬述咸有質疑贊助今世求此事於佔畢之輩難矣求之縉紳間益見其難況執事執金吾侍陛楯其所庸心有士大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雖然中心有欲獻於執事者不敢不盡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先以默識何哉欲人自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學之不明又矣自談學者出即謗毀日甚豈人人皆安於習俗作惡正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爲好名之心大勝務實之意或寡急於求人之知而不急於自足其知此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思也象山有言曰古之人言論未形事實先着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解釋理道分辨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可廢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顏子終日如愚非不問與思與辨也彼反之於心有未協考之於行有未一則思所以自克而自脩焉此其爲問與思與辨也大矣恐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躬之不逮於言自古已然況今日哉不肖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謂友朋梓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爲是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覺其非昔者以爲非今又

歲不同彼一時此一時未可執言以爲極則且傳信於來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尚闇也無所事於章也執事所問可謂詳盡細繹微意有不止於相質疑者何哉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使人莫知取的有聖人起必將付之秦火以反躬實踐爲先一切智足以先人言足以文身者皆沮焉而莫之張喙然後乃爲還淳朴之俗養忠信之德以起相觀之善其或文勝於質言近於辯必將禁而遠之固不恐騰口說逞文辭日喪其真以共騁於嘵嘵之塲啓人之口實也雙江公衛道之意甚切至其議論大廣亦嘗病之故願執事師其志勿師其跡以言爲戒吾道甚幸執事如有疑於不肖乎請試證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李延平嘗然如田夫野老夫與野人田夫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爲何如不肖以病體遭喪情思糾鬱血氣遂耗恐非可久人間者與執事往來書不知幾通每通書不可不盡惟不以其相拂爲怪即道在執事者猶其在我也豈必盡出於區區之言與其去取者哉

與李石麓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緣應掃除皆屬內

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答成井居

手諭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別後案牘中學問益密此非有所致力未易及此也敬服敬服僕嘗細玩此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蓋言旦旦伐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楷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哉非夫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者烏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晝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于不覩不聞而不以外境奪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而耳目視聽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云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然僕每自察之倏忽之間便分得失小小誘觸即易泄漏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云又誠不知何脩以致之也

答項甌東

此月十九日葉益泉兄枉顧敝廬出示兄手書并新刻私録十冊左銘訓石箴警應接不暇且喜且愧以兄不負光陰若是而弟疎惰猶昔也其中有記憶未審者益泉復留草紙一部俾爲詮注秋來友朋見過稍密未能專業陶郡公處發來遠緘啓視之則夏遊記駁論又至矣弟平生不敢下筆妄有紀載非甘自棄亦俟稍有所得方敢請正向因見以疎惰面誚偶值朋友以良知見問遂書所疑竊謂與龍谿論辨當先納之龍谿未可他出比日納之兄者用觧嘲耳兄乃傾肝吐膽引其不逮惟恐謬妄尚在迷途譬之多病人瘵候一見或操砭石或蓺艾火旁觀者苦其無所逃遁而病人畏死裸袒承當識者方慶其所遭不偶而殘喘或因是以存也弟亦何幸深山僻野妙義日聞如侍諸兄於一堂之上心心相對口口相授矣乎踈然反躬默然息念以此承兄之愛可矣而兄於末篇丁寧至再必欲弟有言猶豫不知所裁雖然弟之病不待有言而始有則亦不以無言而遽無矣向使此記不出兄何以知弟之謬妄一至于此而得以施其砭艾矣乎雖然弟與兄言者非徒言也將以證所學也學庸者孔門之學旨也欲論古人之學旨而不以身之所學者爲證猶注本草觧衆同而不知已

病之深痼即令岐伯顓首伯陽解頤何所用之此弟所以不能不言也又自愧其言且懼終不達於兄與兄之言終不同於弟則弟終謬妄而已同與異不足計也何也言有所指固非言之所及也有言同而指不同者則固未嘗與之異也此其同異豈可草草於筆舌間哉兄之異於弟者在不睹不聞與知止兩言耳使兄於不睹不聞獨幽之處而能慎之未嘗有須臾之離則與弟之所解雖不同而實無以異也何也以其不睹不聞者未嘗有所混失故也又何必論其爲性與非性即使兄不以能解所當止之處爲知止而常知此心之至善不容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與弟之所解雖不同而實無以異也何也以其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即常止也又何必論其爲知所止與知常止耶弟非不知先儒先正之言爲已明盡不可復加然而云云者亦於體驗稍有脗契即據爲已之公案耳兄必欲其證據文義以解之則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乃中庸之直指而君子之不可及者惟在於人之所不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皆是也非弟强名之也即言微而隱矣而又可以睹聞耶此不可以睹聞者何時可離耶舍此更何所用力耶中庸憂道之失傳而作故其形容道體更無餘蘊恐人有

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故直指天性以爲路端以爲歸宿而中間每至用功處輒點掇其旨要言之言道之原即曰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曰未發路其端也言學之終即曰淡簡温曰人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無聲無臭要其歸也言學之功即曰不可能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曰莫能破曰不可度思曰不見不動無爲曰不思不勉曰無倚懼失旨也然則不睹不聞之所指斷可識矣朱子以不睹不聞屬靜爲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爲初動念時此動靜交脩無所滲漏也兄以不睹不聞之時專屬念頭方動又比朱子失却一邊不知所謂達之面目發于政事猶爲不睹不聞時耶否耶豈無念時遂無所謂戒慎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知止二字所指最重兄試思吾輩眼前曾知止否止之地步何似兄亦謂知至善之在吾心必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知止也此誠是也兄試思盡天理至於極處而一毫人欲不留此是何等境界猶謂未至於得所止即凡古之聖人言止言定言靜言安言慮皆是說用功到至處未有以一念一事言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至善矣即繼之曰知止豈是解得所當止之處而已耶只解得當止之處安能即有定耶致知在格物知止之功也物格知至則知止矣意誠心正

至治平定靜安慮之實也當時朱子之註亦已云然
得者得善於已即常止也定靜安而能慮乃所以爲
至善而八條目者所以反覆終此條之意何謂無安
頓處耶且弟於知止看得別者亦以此章文字完正
純粹更無錯誤釋氏但言覺而已一覺之外他無所
與吾儒主於經世也此節既言知止即天下之事已
畢又恐有遺棄事物之嫌故下文言物有本末言物
本於知也事有終始言事止於知也知此先後而不
惑用全力以盡知止之功不近大學之道矣乎明知
止之外無所事於他求而又無所不該者也曰知止
曰知所先後曰致知曰知本曰知之至無二知也曰
物有本末曰格物曰物格不離於知也知之所係如
此而今以解識訓之豈不失聖經之意哉此又弟玩
索文意而云然也若泥而後有三字以爲知止尚屬
初學時事則八條目而後二字其文同也豈物格知
止之後亦有何等待耶龍谿所言世情淡淡字與淡
而不厭淡字不同淡而不厭是本體世情淡是效驗
效驗必由用力非可以混話得之能一向於不睹不
聞處戒懼便自淡而不厭與落在已發照應者不同
故類取之蓋通篇意也若斷章而議無頭之嘲不能
易矣拔本塞源之論所以破除後世之習而大人之
學實不外此今講學者既於人情物理混失不睹不

聞又往往假萬物一體之論以營已私反爲拔本塞源增一障碍是以欲別白之但語意不瑩不能自達宜無過於兄之明也凡此皆就兄之所言乃應對常節耳至於與兄切磋及弟所以承兄之愛者固不在此弟少年談學垂老無成初不自解一二年間忽有所省涬然泣岐莫能補過蓋以身之所立與古之聖賢所言不啻天淵之相遠也白沙有言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湊泊處此脗合湊泊知識意見猶不能及況於解釋文義而已乎即使弟之所言字字中肯綮句句發妙義而於自身了不相干猶爲夢中說夢自增口過又況言出而謬妄隨之耳此又

改頁砭艾之力顧以筆舌相博乎而兄之來書乃遽欲爲之梓行是蓋速其過而不待其改非愛人以德者也萬萬不敢聞命郡使立催回復會有佳客在座不暇隱括求正其中謬妄當不減昔不妨往復以教之而於其言之所不及者各思默默反之於心務求不落文義意見則吾二人之交益豈有窮哉言不逮心徒有含愧

答雙江公

日者遠承教劄惻然見生積過而思拯之以爲生之爲人可與言改過而人未有舉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受變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遊泛之樂有

無之見與凡好名之類盡與撥除以求收斂且欲報
其骨肉之愛引鬼神而證之辭苦意切諄諄不已若
無從推心而置其腹當今愛我而思有以成之者寧
復有如執事者哉其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
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
友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
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徒營人之耳目所爲徒營
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
足怪也不肖誠不敢以時人待友朋而友人之間鮮
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獲于執事即是足以驗
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徒以感謝云爾而且爲執事
幸也雖然執事之自處既有誠爲聖人之心矣則所
以拯朋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切磋而已也而生
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
終身不能察者不賴執事屢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
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雖欲以言攻之無益也何
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故其於執事所云
不敢漫以聽受爲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正所以求
踐執事之言而尤冀發其所未言焉生謬妄不自量
嘗陋時人之耳目而慨然欲求聖人之心以爲心以
爲聖人之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
始一再見耳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言之如所謂意

必固我之絶無而視聽言動之皆禮庶乎其似矣而非即擾是數言可以模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徃徃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幾希者是也惟其爲吾之性命而非可以數言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真實收斂卒無以幾其至欲真實收斂以幾其至則舍師友之切磋亦卒無以去其散而歸其全也孔子之志學至於能立不惑其力量足以自信矣子貢猶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夫子亦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孟子論尚友則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必曰古之人夫曰不得見曰友其人必非斯人之我就而當時奔走於宋衛齊梁之墟席不暇煖食不及飽者夫亦冀其有所遇以自益此聖人真實之心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彼誠見其問禮問官學琴學射以爲博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求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所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而後濂溪太極圖得之种穆伊川之易取證成都康節歷多方四十而後閉戸橫渠遇二程始撤皐比朱陸呂張之徃復議論古今之人不敢小其身淺其學而皇皇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傳獨立無伍亦將自

量其力以求必得蓋不惟其跡惟其心理之所不容已也又況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假收斂之說而遽自以爲足乎生少多病當其未聞養生之說而畏死之速也問藥抄方形之夢寐恨不越疆往就其人有不以其人告者輒私怨之何也吾愛生之心真實故也今之學者未有真實收斂之心斯已矣如有是心則越疆以求其人如病之於醫亦理之所不容已也生雖未有真實之心然於求人則已至矣有益於我爲我所不逮者必虛心相向蓋自捄其短而非舍此以趨之至其有益必捐身而不顧雖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捽詈之加以爲吾之宴安所以伐性而喪生不知幾倍於此而吾之茲行正所以勝之至於時禁體貌規格之間漠然無所芥蒂於中以爲平日養生蓋嘗脩飾於名而此庶幾爲對病之藥是以舉世士大夫莫不深居養望盛宴從而尊容儀生則獨往獨來有豫且之厚爭寵爭席起楊朱之慢蓋揆之庸行則怪僻矯戾誠不得辭凡此皆生之過所由來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緩者無待論矣孰事聞其由來如此亦將易其改之之方而有進於此乎抑惟止於前所言乎蓋凡受變於人者不患於變而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爲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所見

以爲力量受變者謂之牽已其拒而不受者不至於
輕人矣乎夫此亦一變也從不變之說
亦受變也後世異端爲聖人之憂者果皆受變乎亦
正患其不變乎又況力生於心其心堅者其力厚以
固又非可以激而强也遊泛之說前已盡之蓋世俗
之所甚苦而未見爲樂若未至於聖人之所樂又當
勉其然未可以爲禁也今之深居簡出者其有饑寒
跋涉危險粹言之警否乎既享宴安而又無怪僻矯
戾之謗如是者誰所不樂雖然不知於聖人之心果
何所當也如以爲士大夫之出遊者鮮不容有所染
當遠其跡之嫌生則以爲世之可嫌者何限顧吾之
所切者何如耳嫌於遠聖人之心而不嫌於遠時人
之耳目者生之見也聖人之心其隱者也遠時人之
心則見聞不及見聞不及則人不可得而言故可得
而誰時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遠時人之耳目則見聞
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得而言故不可得而誰而
生獨不以爲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誰也此生之將來
真實以求收斂之功也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
種種不獨在此一事而超有入無之見生誠未有所
至又將以言模倣之則得罪於聖人益甚惟真實收
斂四字當書紳以報執事執事亦勿自執所見恃其
力量以爲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交天下之士

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仄悚仄

答翁見海

往昔京師中謬妄自持雖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有紹介之通不欲往見以爲近時泛交色取皆屬於通融而吾姑以是自守庶乎其不蹈敝俗也不謂固陋日甚而於親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稍自省改雖不敢諂於上交然視徃跡顧有時媿發而不復迷者恩江返棹承手書特示既追背戾之莫及而又動其媿發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不豫知非敢吝過而堅於終迷如執事所教也不肖賦質不敏氣薾志弱無能有成然妄意問學者二十餘年矣幸而此身猶存家難頻仍得因砥礪乃知徃昔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敢有所退託深山寡交切劘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此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緒也雖然博厚淵泉之教則能倪焉從事以冀終身之必可學此非敢以虛言相謂也且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欲則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如是而以經世適縱其所欲而濟之多才即使力能展布能如天地生民何哉吾欲果能忘夫天地生民莫非一體未有一體而不知愛者知愛其一體夫

則所以維持保護以不拂其心而遂其命者自不容
已知所以維持保護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
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苦之故其肯畧而不
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涉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
流可以幾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忘則自有身以來
歲深月積膠固根蒂牢不可解非夫實以聖人爲必
可學而於世俗毀譽愛惡爭競習尚反視易聽使內
無留滯外無牽引深靜明遠惟吾心之爲安固未能
無少蔵蓄以爲科舊而遂其滋蔓者也能以聖人爲
必可學而於欲必無蔵蓄矣然後此心之虛不窒而
神乃流通自其無不乘載而言謂之博厚而非指博
文多識以爲富靡也自其無窮盡而言謂之淵泉而
非指幹濟酬給以爲權變也蓋欲爲天地立心必其
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
之命爲命今吾人之心與其所謂命者果安在乎能
無媿於天地而不負生民矣乎誠有意於經世者固
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瞻飲食惡衣服輕財利卑
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爲煆煉之功
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以此從事隨力所至以爲
經綸在家益家在國益國在天下益天下大用之不
愧四海小用之不媿四境不用亦不媿四壁此不爲
磊磊大丈夫哉執事教我者至矣亦切中其膏肓者

也十餘年前不肖固有意乎絕交息游習懶成癖近
始悔之然於來教不徒曰受益而必述其所從事者
正欲藉以求正以盡親賢取善之道以俟嗣音而請
益焉不然則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者亦竊
有願也不肖嘗與友人書曰今之凡有意於我者皆
欲成我者也感來教尊重故不覺盡言相對無期萬
萬自愛

答王西石

冬寒惟夙興視政爲勞候問缺然知其罪也仰承下
問謙謙不自止足至指其浮躁之氣而示之即此一
言已是人甚難者況其他乎不肖少時讀性偏難克
之旬反而求之不甚解至于今數年來始悟其一二
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已何病難去又事未對
境即病亦不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
病之方蓋方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
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
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
所回互安肯遽克此其所以難也而執事乃能指以
相示非實下手決不自知而又不爲之諱夫不爲之
諱即不回互可知然猶以無長進爲憂此不肖所重
嘆也使執事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意
處必詳察而未即怒言不以快意而易入人不以快

意而易任吉水攷最豈獨爲江右頌哉

與靳兩城

別來舊業稍切尋求惟是意中未能盡淨害性之物猶能入中知雖少進遠在目前譬之探物實未至手總是凡心俗骨煆煉不真今已甘受割磨即恐此等終非可成器也向者所示微疑魯消釋否今之靜根高明所援比前何似夫悟生於疑疑之所在即是本靈愈疑愈明更不住處若非本靈至虛安得不倚一隅遂成障蔽此惟達者乃能愛惜不肖執有爲病又以知解冒爲自性何異認賊作子者乎古者賢聖於道皆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相干如入室與問途自是兩境在室猶執塗轍即是心病故孔門求仁不執一說孟子善信更無發揮必以一言盡一理此達者所以病後儒之拘也執事不泥前因不矜已得惟心之安以爲極至將來所詣豈可測量倘示新功亦學步者所殊慕也

寄雙江公

僕往得長者與槐野書未簡有云萬一事勢不偶便當引決每誦斯言未嘗不爲壯氣然竊恐斯言或驗又未嘗不爲含悲也今巨海扁舟得歸畔岸凌空自絜可期共嘗守道不變鬼神相之固如是乎僕頃入山人跡罕到四月始聞長者事言者前後凡五至亦

且五變其說初聞禍在叵測徬徨而繼以泣涕者五
日其後每一二日其說一變悲亦漸減至旬有五日
得致仕報乃更躍然以喜回視向之言者悲者皆虛
妄也是時初習靜坐晝夜不休體方厭苦遭此魔害
精神意態若不能堪此特傳聞耳長者入京四五年
其屢變之說與可悲之事身既親歷爲心魔害者不
知幾百倍於山中一旦得釋去之盡成虛妄精神意
態不問可知自僕與長者別每恨不得置身其側獻
其所欲言今聞長者歸又恨不得置身其側言其所
未獻故雖躍然以喜而亦不能無所邑邑長者念僕
甚於僕念長者常思得歸時過桐江必握手追歡一
吐五年悲喜思念之情以快懷抱且素不喜僕之入
山近於好奇今長者所期不效而僕又犯戒彼此相
望不異未歸時其邑邑又不知幾倍於山中也念在
家時每爲外境所擾苦無所避恨不踵康節百原山
中故事屏居巖谷與世不聞靜觀吾心存亡有無之
故以盡去其渣滓然卒不得便近入山月餘內境之
擾又無所避不覺爽然始知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
境外境本自相緣僕不能視在家如在山其擾於外
者復擾於內亦何怪也然不因在山即不自知以其
在山而後知則在家有不盡知者矣既不盡知安能
盡除譬之濁水乘風揚波渣滓不見置之靜地清澄

漸分濁水既除動靜何擇心既有擾須以靜除欲其
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質之定性語亦
不殊從此靜坐頗不厭苦縱使不能盡如古人之在
山當亦不似前日之在家也此言煩細不足聞但恐
長者邑邑不釋率爾自述此書三四轉手計難速至
書至不免又動長者思念莫又添魔害否七月小价
來幸以數言見遺如見顏色

答王敬所

洞中默坐忽徐生齎手書諸集遠來惠問啓讀之獎
借大殺而持謙彌下此即見進進不已之機所以興
起不肖者深矣感激感激往劉生奉詩教至鏗然雅
音日夕與士友誦之竟以調高未能即和比見徐生
始强爲之可以知其懶慢拙陋矣洞中坐閱炎涼故
吾無少長進方切內懼而來書亦以不息自然往往
有不湊合之憾知非誑語冗中與靜處爲力自有難
易不同宜執事之兢兢也夫不息其真體也然而不
能不息非真體果亡也其蕩而失之者多也請以吾
之經歷者爲執事言之吾嘗歸靜以爲之主冀其動
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
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
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
驚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

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之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鑄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象山所謂是非可以立辨尤爲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與蕭雲皐

與兄相處爲歲甚深而兄之相信歲深一歲誠愧無以爲兄先以馳驟於千里一日而近者執禮益下欲有所尊以爲已約束之資如游夏疆曾子事有若者以兄謙抑若此固不患於無師資獨不肖謬以身當其禮又若祭祀之尸然謂之曰請自愧始則可若欲即真則當撤皐比而聽易矣雖然恨不肖非其人耳如真有益於兄而兄能以身下之將不爲末俗自賢與自暴者之勸與不肖於此又重以自責也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況得以言相度哉兄資本謹實可以坐進此道惟覺嚴謹中或傷於畏怯而無奮迅必往之志篤實中或傷於拘滯而無撇脫不累之操此二病不肖所素嘗者

故向兄言之然時皆往矣舍今不圖後難收效言之至此不覺內悲千古一遇至實輕捐非夫也見荊川兄眼當自別意當自別風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相拘而忘切磋是相率而爲僞者也非所望於兄也

答周洞巖

相遠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輒稱兄績盛靜重雖未及面承學問宗旨知已先得此心欽實處竊謂可以自附於知已之後固不在言說之同與異背與合也楊兄來自荆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裁示新得與學問宗旨惟恐不肖無所砥礪或至背於致知格物之訓交游切磋不聞此義又矣獨學寡聞之人得

此何啻百朋之錫領教領教憶幼賤讀陽明公答聶
翁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
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
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
來整翁之辨斥而且嚴爲之防範自以爲大有功於
聖門不知當面失却良友徒令後人生慨卒無補於
生者之拳拳以爲千古之憾此非遠事難驗也生何
敢望陽明公之萬一若耿耿一念亦欲不負于陽明
公所言今亦不欲復爾嘵嘵以增口過惟自勉進所
知俟他日相見執手目逆而笑即是與兄千里合席
者也生日衰矣百念皆廢日惟汲汲了此心期如秋

陽江漢影聲即就木時得瞑目足矣兄德政所在有
聞願厚愛護以光斯道洞中脩竹古石如對清嚴

答趙浚谷

今春得書知情況甚佳爲慰兄家居作何功課弟在
家三年愧負時日近治小圃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
灌畦種樹暇則對古書吟誦自適若此可以終老靜
中回視往日誠有心粗氣揚之病若古人鎮靜舒徐
不動聲色不騁材氣事自立辦深用疚心吾兄於此
當更得力否此處關係匪輕學問未入細宜不達此
未可各安所至遂爾自足也

答唐荆川

昨得同野書云吾兄在越中或動臣廬之興弟遊山
興頗覺衰颯杜門謝客是何等受用此生精神既不
知愛養又不知向正路幹當今衰老矣更無收拾猶
從世路馳騁真是罔生也近來覺存主凝定處煞難
只覺別時承當常從此心一句猶屬欺罔吾兄當更
超脫得自性作用否近於友人處見序程子語畧直
下斬然開口見膽令人躍然第不知未嘗纖毫致力
處作如何解果不屬脩爲乎改過遷善皆僞自然乎
抑此二者尚須解悟而後自信乎不覺多口正俟指
迷

答李子

遠承惠書備抽情思讀之令人酸楚宇宙內萬類咸
聚升沉得失憂愉榮悴何所不有何往非人承當安
能一一俱中人意若解悟者視往昔事有如夢幻其
順遂乃偶然則其拂逆亦係偶然若執着前緣但求
順遂譬之夢醒說夢又求夢中境象可得耶不可得
耶往日東坡所紀春夢婆一事去仙鄉應不甚遠安
知今日夢非前日之夢但求今日人不愧前日解夢
人即吾所當有事耳執事居海濱去此更無因緣相
會斷未可期所願正身表物使鄉閭多美俗郡國多
善人所謂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於吾
人事業儘有可着力未嘗真成阨塞也由此言之舍
眼前地步區區於夢中境象爲智耶爲不智耶執事
當解悟矣不省所憶多故不一惟是仲弟夭亡更爲
痛追歸田以來前緣盡捐於此稍稍自釋乃知生前
骨肉已無常聚之理此外又何足云年來得一洞於
里中名曰石蓮其傍可田可樹分將終老於此罷官
後室人舉一子可了繼續一念自此飄然世外打貼
身心令其泰然了無一事以此復還造化可免鬼戮
神譴今已次第有少路徑不虞前途險隘也人生營
營者衣食計耳衰葛饘粥外凡有贏羨俱爲長物吾
能以無窮之寶易此無用長物耶當時每會晤喜執
事不以爲迂而病軀至今十年始通一書一書千萬

語更不直吐心腹不虛交游耶願執事頓棄前緣別求生機灑灑熙熙作嶺南人物異日縱無會面至還造化時共委於大和中彼不為祥雲此則為甘雨斷不落沴氣中去即所謂同心合德過於同堂合席者也嶺雲限隔神往形留

答何善山

日昨曾往一柬冀此後別有見教然後方敢以言句相答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為言實非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為善執一說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援來章言之耳猶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有稍傷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聖人之志為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工即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為學而於自身邊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挨傍度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往昔舟中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猶實鬆

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
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
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
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
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
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
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老兄此言豈不將
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
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
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
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
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
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姑
援來章言之又涉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
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
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
將當下胸中粘帶說計斷除眼前紛紜說計平妥原
來性命說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狥其言也害
於我者遠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附會包裹之病即
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於是也兄有執泥糊塗
之病即誠心攻之非以自畢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
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舍弟促促言別信口

直言以復向者之來章如不責其不遜欣然覽之豈特弟之幸將嗣後友朋言廣受善者必自老兄始矣中未有得故發已意不堂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瑕而拯正之

寄雙江公

色使來重得手翰別紙指示會友無益極中近世肯綮嚴絶而過懲之不爲非學即其拒人者堅則所以自守者不得不密譬之遇盜與之爲敵當自設備從而附和決藩破垣不患窺伺我矣此亦自辨處也不肖所以泄泄致尊慮者止不能爲辭色耳然當時亦有說凡吾之以一藝稱雄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虛心取之皆足以爲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說與我迥不類者亦詳察以求其故而不敢遽有忿心以來扞格之勢比至一無足取然後從而不敢棄之或病有所在亦將按其瘡而嚴爲之治使彼無未盡之情而吾有難勝之實以爲此乃成物之用實則闇於聽言而緩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率其性行而往使卒無足取而又貽之害然後從而禁之驅之亦自有不容已矣朋友之弊誠無自解大要存乎其人如學求益則相觀更速不必不會如不知學則會誠爲蠹如來諭云云爲今之計非必以不會矯會之弊求爲益我者耳所謂棄之禁之驅之自不妨與於其中猶畢公

保釐東郊旌別淑慝乃爲善也長者謂如何

答薛畏齋

近聞振武揚威不墮宴安即象山剪灭學騎射意不特可以警服山寇將來多故亦賴之矣語云刀劒利則倡優拙又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鼓舞奮迅之餘何物可相干涉世間脂韋之氣脫洗當盡何謂非道耶近觀史至任俠輩未嘗不爲之三嘆吾輩不入道只爲尚有兒女子態終日裝綴耳目不肯直心直意向前承當即有承當亦是商量利害中尋得方便此去任俠孰真孰僞古人佩劒之義良有以也兄憲軾亦感及此否

答友人論學

承手書追歲月之逾邁悲志意之遲遠令人悚然仰見夙念之耿耿也往歲浪漫一出得與四方士友君子聚論稍有省悟近世談學不爲不衆求其畢竟就實充盈頗亦落落良知一語乃陽明公指袖珠示人者自此說一傳漸失其真至有以恣情縱欲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此語未始離人一語遂爲出脫私意旁門遮飾面目話柄其爲害乃甚於未談學者豈不甚可懼哉譬之童蒙學字稍能指認點畫雖未執筆亦足開顏以其將來可馴進也已而弱且冠矣已而壯且室矣猶不知旁通書濃惟指向來所認指畫任

意塗模以爲能書其不見笑於人者幾希方陽明公之誘掖無方啓豪時也今之空談則有似於冠而室者之不通筆濃矣弟歸田幸全首領得以餘力畢此事恐習氣深重未知何日始得湊泊亦願吾兄共勉之

答戚南玄

來諭安身立命一段至利害是非之說尤近世所未察古來聖賢所言利害是非更無小大輕重識得則通體天地觸處是覺顧人爲議論張主恐不免有分析得本心爲利失本心爲害是本心爲是非本心爲非本心原不滯在一隅真能用力日可見之然稍涉意興攙入精采亦未能使其勃然生長爽然退聽也海內言語承當者不爲不多果能發憤忘食者亦未多見其人吾儒固有本業第能專業者亦頗少在辭受取與眼前種種何事不相關涉何處不藏欲根欲根不分清與濁小與大也如何如何鄉里人傳吾丈家居與邑大夫頗有掣肘此又何耶若問之在朝不知問之在野不知即元精固密真是欲根繫淨此方真能業儒吾丈有勇力者請先驅馳弟當促步

又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

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直心而行即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攙和得於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一　終